

居港異鄉人

撰文：張綺霞 ellacheung@hkej.com
攝影：陳駿宇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每天走進地鐵或巴士的車廂，每個人的表情都是一樣的木然，雙眼緊盯着手上的手機，不留意身邊站的是什麼人，不希望有什麼交流。這樣的情境，讓來自印度的畫家 Siddharth Choudhary 很不習慣。

在印度，與車廂內的陌生人聊天甚至分享食物，是正常不過的事。然而香港人卻更安於將自己孤立起來，將任何交流都阻隔在外。

他想，藝術如何能幫助人有更多的交流呢？於是他準備了一袋糖果，一邊派發，一邊記錄人們的表情，發現他們都因為這小禮物而露出燦爛的笑容。最後他把這些笑臉畫成巨大的畫像，提醒人們，香港人不是不懂笑，只是沒有機會笑而已。



來自印度的畫家 Siddharth Choudhary 在地鐵一邊派發糖果，一邊記錄人們的表情。

浸大碩士畢業印度畫家 地鐵派糖記錄港人真笑臉



Choudhary 在 2013 年跟隨妻子來港，希望未來也能在這裏長住。



Siddharth Choudhary 小檔案

出生年份：1976
出生地點：印度
學歷：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碩士
曾獲獎項：2014 年香港人權藝術獎亞軍

雖然居港年期不長，但他早已以「香港藝術家」自居，圖為他與同學在德國一個「Hong Kong」招牌下留影。



Choudhary 在 2013 年跟隨妻子來港，「她在法國跨國企業工作，我們之前在巴黎居住，後他被調來香港，我當然不會獨自留下。」在印度，他是 Bollywood 演員，曾參與電影、電視劇和廣告演出，隨後轉職為職業畫家。「但我從來未學過藝術。」在香港，他決定要完成自己的藝術夢，報讀浸會大學視覺藝術碩士。「一邊讀書，一邊延續過去的創作。」

第一次來香港，他就為這個城市的高效率而震撼。「本地人都很友善，無論去到哪裏，都讓我感覺非常安全。」在印度，甚至在巴黎，如果你要在夜後回家，經常會提心吊膽，在香港則可隨意在街上盪，不需要掛心什麼。」

不同種族反應一致

創作多年，Choudhary 之前的藝術作品都與流行文化和印度傳統有關，「因為我曾在娛樂工業中工作，因此深受影響，曾有一整個系列都是臨摹華電影海報。」來港讀書後，他的創作風格也有更多社會參與的元素。「學校的訓練放我將創作放在不同的語境中。作為一個畫家，其實我的作品中可以有更多互動性。這些都是香港帶給我的。」例如關注代人口販賣問題的《My Family》。便獲得 2014 年香港人權藝術獎亞軍。

隨後他開展了一個名為「A Sweeter Journey」的社區繪畫計劃，分別在香港、孟買、蘇黎世及漢堡四地進行。在各地的地鐵中，他一邊向車廂裏的陌生人派發糖果，一邊記錄他們的表情。「我在世界各地居住過，印度各地、歐洲等，我想把自己在這些城市的經歷作一比較。」

完成拍攝後，他用畫筆將人們收到糖果後的笑臉放大繪畫出來。「驚訝的是，無論是什麼地方的人，在收到糖果後的表情都是一樣的。」我們以為人與人、文化與文化、種族與種族之間有巨大差異，但 Choudhary 指出，這個藝術試驗得出的結果正好相反：無論是不同地方或文化、人相似的地方總比想像的多。

選擇派發糖果，也是想喚起被人埋藏的重心。「在印度搭火車，車廂裏的人總是在車程完結前就成為了朋友，他們會分享食物和彼此經歷，交換電話號碼等，你可以問對方知道所有事情，不會擔心會被旁迫什麼的。因此來到香港看到人們望遠也不肯望對方一眼，感覺有點奇怪。」他認為藝術的功能在於反映時代，希望他忍俊不禁。



在地鐵派糖時，香港人對他都非常友善，因此他認為公共空間人與人的隔膜很容易被打破。



因香港租金昂貴，Choudhary 平時都在家創作，他感謝妻子對自己的包容。

望這個作品能帶出人與人在公共空間的關係。「派糖可能會讓彼此有一點不舒服，但總比自己一個坐，獨自盯著電話好。」他不覺得作品可以改變什麼，「看到人們因為糖果而有了小改變，多作反應與交流就已經很好。」

然而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可否靠一粒糖而打破？「糖果雖然是很基本的禮物，然而在不同地方給不同的人，會有不同含意。如果在歐洲我買巧克力給孩子糖果，會被當成是惡意的詭計。」就算是印度，他第一次在車廂派糖時，對方也會有所猶豫，更何況是其他地方？因此在派發糖果的過程中，他也邀請本地人幫忙，以減低對不同膚色和文化的猜疑。

只被印度同鄉拒絕

Choudhary 解釋，這個計劃探索的不是人與人如何建構隔膜，而是人與人之間如何達到信任。「我也與指導教授商量過，認為這個實驗應該是中性的，而我的膚色在不同地方卻有不同含意。因此有時候我只在旁邊拍攝，讓本地人派糖和解釋計劃。」有歐洲的黑人女士更認真地跟他說：「幸好你請了個白皮膚藍眼睛的人來派，因為如果你來做，別人會以為你在行乞。」

他笑言，在香港，幾乎沒有人會拒絕他的糖果，「除了一個，她也是個印度人。」他表示，在印度和香港讓人感覺友善，公共空間人與人的隔膜很容易打破。反而在歐洲，人與人之間都豎立高高的無形牆壁，較難開口。「每個人身上都散發強烈的『別打擾我』的訊息，讓人覺得不舒服。」



他表示，印度人比較外向，經常在肢體上有許多接觸，喜歡談笑唱歌。「因此在公共空間裏，他們總是想與其他交流。」香港人總以冷面對人，他認為這只是假象。「香港人缺的只是表達的機會，他們也可以是友善的人。」

雖然在公共空間中，香港人都木無表情，似乎不願跟其他人交流，也不隨便跟人有眼神接觸，但每次他要詢問什麼的時候，很多都會熱心地幫忙。「每次我問路，總是遇到熱心人直接帶我到目的地。任何時候你需要幫忙，總是會有人出現，年長些的本地人尤其熱心，雖然他們有時不懂英語，但無阻彼此的溝通。」

他相信，香港比其他地方都更有包容他人的能力。「在法國，很多時候需要遵從他們的傳統，要說他們的語言，要先好好打招呼，說了一大堆話後才能讓他們有所行動。他們也會幫你，但你需要先明白接近的方法。但在香港，沒有人要求我什麼，在這裏我感到非常自由。沒有人因為我不是這個民族的人而排斥我。」

居住了 3 年，雖然不懂廣東話，但他總是受到各方照顧。在學校每逢有只說廣東話的講者，旁邊的同學總熱心地為他翻譯。「這貼心的舉動讓我覺得很感動，感到自己被包容。我不需要改變自己就能被他們接受。如果在法國你只說英語，對方會直接跟你說不懂英語，然後結束對話。」

Choudhary 自言在香港生活幾乎沒有任何障礙，但空間的狹窄讓他很不適應。他表示，在港租住工廠工作室很昂貴，以平均每月 1 萬元的租金計，在印度相同的空間，只需要少於一半的價錢。為了節省



雖然不懂廣東話，但同學們都熱心地幫他融入課堂，終於在浸大修畢視覺藝術碩士。



這個社區繪畫計劃名為「A Sweeter Journey」，早前在畫廊開展，記錄了港人因為小禮物而露出的笑容。

開支，他沒有租用工作室，繪畫工具、作品等都儲藏在迷你倉，需要時再搬出來，在家裏的客廳繪畫。「租金也是本地年輕藝術家普遍面對的難題。」但他也大讚此藝術家的發揮機會比印度多。「有不少本地機構也願意資助我創作，也給我展示的空間。」

醉心繪畫不做演員

雖然他是演員，但已很久沒有演出，也不打算在香港演戲。「我仍有許多朋友在印度電影業裏，如果我想的話也可去參演一兩部玩玩再回來。可是比起演戲，我更喜歡繪畫，因為繪畫時你可以掌控一切，我喜歡一手一腳創作的感覺，演員總是要與許多人合作，說的台詞、做的動作、穿的衣服都是由其他人決定。」

他笑言，妻子也喜歡他當畫家多於演員，就算繪畫會弄髒客廳也不介意。「演戲可以只靠感覺和對流行文化的掌握去完成，而繪畫始終是一個學術範疇，你要不斷閱讀，了解古今來往的藝術潮流，不是憑感覺就可完成。看到我如此用功地讀書，她也覺得很欣慰，覺得我變得更加知性了。」(笑)

香港社會這幾年經歷了不少風雨，Choudhary 都一一目睹，但他自覺仍是局外人，因此動盪對他影響有限，但他也很同情這個城市的抗爭者。「從一個龐大的民主國印度而來，我希望每個地方都能實踐這個理想。我也很為佔領運動而感動，尤其是他們抗爭的方式。如果在印度，這樣大規模的示威通常會變成暴亂、燒車、打鬥等，但在香港的孩子只是單純站在那裏，讀書什麼的，也不打擾其他人，也不破壞環境，更自己製造垃圾，我覺得很不思議，這是很溫暖的事。」

Choudhary 漸漸覺得自己扎根此地。「每次從印度飛到香港，我都有回家的感覺。」他期望未來可與妻子繼續留在香港，「我們都很喜愛這裏。」如今無論去到哪裏，他也以「香港藝術家」來稱呼自己。他住在這裏，在這裏接受藝術訓練，也關注本地話語，因此是個本地的藝術家。

他更笑指，希望可以，希望未來的孩子也能在此地出生，「想到孩子可以在這裏學中文，我就覺得很興奮，將來這語言將會成為他的資產。」不少家長認為本地功課壓力大，但他說印度的功課壓力不相伯仲。「印度的升學機會少，人口多，競爭很大，因此在此地成長，已沒有什麼好懼怕的。」